

講
座
通
俗

怎樣解脫苦惱？

朱冰文

編者時常接到各地讀者的要求，希望本刊多載淺近，通俗，易懂，而不失為佛學性的文字；意思是能夠從這類的文字中，獲得佛學上應有的一般常識。也有些讀者建議開一通俗講座，介紹佛學術語。這些寶貴的意見，編者非常感激！但本刊的讀者是多方面的，我們不願失去任何一方面的讀者，我們當在可能範圍中，要求作者文字上盡量淺顯是可以的。同時，從本期起，決開闢「通俗講座」一欄，以滿諸位願望。但遺憾的是執筆者本身，文學既欠修養，佛學又少根底，不能使讀者十分滿意耳。但我要聲明的是，本欄題材，多半採自本刊社長數年來在臺中弘化的一些教材，筆者的文字雖拙，刊材的內容却都是樸實無瑕的。可請讀者放心！ 編者

做人的滋味，我相信不必多說，因為每一個人都能體味到的；但是一般世人所認為的苦與樂，多不正確。往往認苦作樂，將樂反認是苦，顛倒是非，像這種受了苦尚不知苦的人，實在太可憐了，譬如糞坑裏的蛆，你若救牠出坑，替他換上清水，牠還不很舒服，寧可回到糞坑，自甘將苦作樂呢！

一、世間的苦

且說世間的苦，可以分做三大類來講：

一、已定苦

這種已定的苦是每一個人都難避免的，上至元首，下至乞者，一律平等。試問誰能不老？誰能不病？誰能不死呢？秦始皇雄心勃勃，想獨霸天下，但亦畏懼老死，想要找什麼不老不死的藥，以冀長生不老。三國志裏的張飛是一個天不怕，地不怕的英雄好漢，但也經不起諸葛孔明在他

手掌裏寫了一個「病」字，就連聲喊怕，所謂英雄祇怕病來磨，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錯的。由此可見世間一切畢竟無常，不管你秦皇也好，張飛也好，都難逃避這老病死的三個大難關的。

或者有人認為沒有錢才是苦，有了錢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。其實今日科學雖然昌明，我們人身好比一座房屋，年代久了門窗椽棟，便逐漸剝落，雖經紛紛修理，終經不起風風雨雨；遲早還是要坍倒的。有錢的人，鈔票並不能掩飾住白了的頭髮，落了牙齒，響了的耳朵，彎了的腰背，雖然天天吃補品，打補針，但終經不起寒來暑往，遲早還是要死的。

況且金錢又不是人人所易求得到的，貧窮人求發財固求不得，有錢人為了財產無人繼承想求個兒子却也偏求不到。其他如想做官的，想戀愛的，想好吃的……都不能如自己的理想。不但這

樣，還有親愛的人偏偏要生離死別，怨家對頭却又狹路相逢……這些這些，都是人生的過程中，所難避免的苦惱，所以把它叫做已定苦。

二、未定苦

未定的如地震，大水，火災，暴風，旱災，車禍，戰爭等天災人禍，都屬於未定苦。所謂「未定」，是說有的要受這種苦難，有的却可能避免，這是指人的未定；這些災禍，隨時可能發生，這是指時的未定；災禍所發生的場所不定，這是指地的未定。我人既無宿命神通，焉知你我何時何地，不遭遇上這些災害呢？所以雖未定，實際上也是每個人都有遭遇的可能。

三、永久苦

永久的苦也就是輪迴的苦。除了已了生死的界外聖人，便誰也免不了這永久的苦。前面兩項尚是小苦，這第三項纔是大苦！雖說輪迴於六道，其實三途佔多，即使偶而輪到人天，不是短暫，就不究竟。往往一邊輪迴，一邊造業，罪上加罪，一旦下墮，恐怕也就難以脫身了。能除這輪迴的苦，前面的兩項苦，便不成問題，所以學佛人最要緊的，還是要解決這第三項苦——輪迴生死。

現在既知做人有這許多的苦惱，同時也知道了輪迴是最大的苦，那麼得想個辦法解脫啊！要求解脫不難，飲水思源，茹苦究底，且查一查這苦的來源看！等找到來源，纔能斬草除根，從本解決啊！

二、苦的來源

若問苦源，只有一字「業」者是也。但什麼是業呢？業的梵音叫做羯磨，譯意是造作。所以業就是身體的行動；業就是言語的表示；業就是意識的活躍。由於身體上的種種非法的行動，便

造成了殺害生命，盜取財物，姪人妻女等種種惡業；由於言語上作諸越軌的表示，便發生了欺詐騙人，搬弄是非，惡口謾罵，花言巧語等種種惡業；由於意識上胡思亂想的活躍，便產生出貪欲，瞋恚、愚痴等種種惡業。所以經上說：「我昔所造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瞋痴，從身、語、意之所生，我今一切皆懺悔」。這第三句偈中，早已把業字解釋得很清楚了。反之，若能規規矩矩，身體上不作非法的行動，言語上不作越軌的表示，以及意識上不作胡思亂想的活躍，這就是善的業。

三、業的由來

苦的來源既明，我們再進一步來追究業的由來，這也很簡單，一個「惑」字，便可答覆了。

惑是指迷惑，爲了使讀者容易明瞭，也可以把它解釋作「習氣」，但這裏所說的習氣，並不是一般人所指的嗜好煙酒等的小習氣，而是說的我人俱生帶來（也就是無始以來染著的）與生死有關的大習氣。衆生之所以輪迴六道，頭出頭沒，沉淪於生死苦海者，就是受這習氣的所害。這種習氣，可以把它分做二大類來說：一是屬於見解上的，一是屬於思想上的。

四、談談習氣

A、見解上的習氣

這又可分成五種：第一是「身見」。一般人把五蘊所集合的假身，認真是我的；又認身外的財物是我所有的。他不知道這身是由色（身）受想行識（心）所積聚而成的；身外的財物是衆緣和合並無一定的所有的。所謂「我」者，是主宰的意思，試問既認有我，是否能夠主宰一切呢？恐怕四大稍或不調，自己便作不得主了吧，何況生死的大事呢？既不能主宰，又何能稱「我」？更那裏有我所有的

一切財物呢？若說房子是我所有，金子是我所有，妻子是我所有，國土是我所有，乃至世界是我所有，欲與我所，與日俱增，一切都想佔爲我所有者，因此人我是非，排擠傾軋，鬭爭殺戮，世界又焉得不大亂呢！這都是受的「我」之作祟，「我所」的爲害啊！若能破除我見，知身非我，知身外的財物無一定的所有主，都是因緣假合的，便捨人我，而離是非，又何來排擠傾軋，鬭爭殺戮呢？小則社會，大至世界，還不天下太平嗎？

第二是「邊見」，一旦有了我身，而起我見以後，便有認爲人死以後，如油盡燈滅，什麼都沒有了的；或有認爲人死以後將來仍舊是人，狗死後仍舊作狗的。這種偏於斷、常的見解，因爲他不能澈見整個，而只見一邊，所以叫做邊見。

第三是「戒取見」，就是一切外道所訂的邪規邪矩，不正當的，迷信的戒條。像印度外道所修的塗灰、斷食等苦行，以爲可證涅槃的道理；中國外道所訂的種種戒條禁忌等，以爲這是生天的因。即今日臺灣的殺生拜拜而論，以爲可以消災得福，錯亂因果，莫甚於此！這些錯誤的見解，統叫做戒取見。

第四是「見取見」。就是固執着個人的劣知偏見。認爲是至高無上的見解。上面那個「見」字是指前面所說的身、邊等見，就是將這些身邊等見，取而執着，所以叫做見取見。

第五是「邪見」，凡一切不正的見解，統名邪見；但其中以不信因果，是邪見中最著者，蓋整個佛法，都不離因果，若不信因果，便推翻了整個的佛法。世人或有信現世因果者，其他宗教，亦有信二世因果者，但多不能澈底，惟有佛教的三世因果，最爲圓滿，若不信三世因果，便墮邪見。

以上五種見解上的錯誤，都是與生俱來的習氣，深深染著，若不經過佛法的薰習，是很難改變觀念的。

B、思想上的習氣

這也可分做五種來說：第一是「貪欲」，誰都知道欲望是每個人所難免的，只要看監獄裏的犯罪者，他們無不都是從貪愛世間的色欲財寶而起造作種種邪淫，殺盜、欺詐等罪。雖然欲望是人所難免，但宜先從節制，以至於斷滅，千萬不可貪婪而厭足。西洋人多縱欲，我國古時人重節欲，佛教是由少欲而至斷欲。蓋欲是生死的起因，圓覺經上說：「一切衆生從無始際，由於種種恩愛貪欲，故有輪迴；若去貪欲之因，生死苦輪之報息矣」。法華經譬喻品上也說：「諸苦所因，貪欲爲本；若滅貪欲，無所依止」。由此可知貪欲的習氣，其爲害的大了。

第二「瞋恚」，當貪欲不能滿足時，往往便惱羞成怒，發起脾氣來了。在佛學的名詞上瞋恚如火，這一種瞋火是相當厲害的。我人平常所作許多功德，積聚成林，喻做「功德林」，但森林最忌火種，若一旦落下一顆瞋火，發生了火警，把你以前所積聚的功德之林，付之一炬，你看多麼可惜啊！所以修行人切忌瞋火。這種瞋火又名無明火，能將光明的本性，燒得一團漆黑，變成無明，所以瞋恚的習氣，其禍害也無窮。

第三是「愚痴」，心性闇昧，對一切事理，多迷惑痴鈍，因迷惑而起貪瞋，便作種種邪行。佛法本是世間至高無上的真理，依之便可出離生死，得無上的安樂；但是世人多嗜戀五欲，遠離佛法，這樣的人真是愚痴不堪。也可見愚痴習氣深染的程度了。

第四是「我慢」，真高自大！每個人都是難



佛學問答總集

融熙

釋尊因機演教，說法四十九年，三藏十二分修多羅理趣，無大不包，無小不入，法則備矣。顧初

機四衆，每感教海淵宏，望洋興嘆，因而裹足不前。自提倡白話文後，青年人研究經論，杆格更甚。一科之中，術語如林，即辭典盛陳，亦不易獲得法益。納年前在九龍芙蓉山時，朱斐居士以李炳南居士佛學問答函索見贈。內容酬對，小叩小鳴，大叩大鳴，如大醫王廣病與藥，無不契機契理，函蓋相合者。納放置山中，遊客多喜讀之，未期月即失所在，足見同嗜者衆矣。今朱居士彙集李公前後所答千餘則，分類纂成總集，屬納爲序，善哉！善哉！李公每答，皆言簡意賅，著墨無多，意義周足。其陳付論敵，時如程不識刁斗森嚴，時如李廣利解鞍縱組，而未嘗或墮負處。是知積學甚深，性相兼通，故能恢恢乎游刃有餘若此。是誠度生之寶筏，覺海之津梁也矣。用是走筆隨喜，而爲之序。

乙未歲正月初三日
星洲大覺寺沙門融熙敬序

關於「全知全能」的問題 編者

關於「全知全能」的問題，已逐漸明朗化了。因爲楊白衣君雖然不承認佛是全知全能，但他最近根據了虛大師全書已很明白表示承認佛是「無上正遍知」者。編者愚痴，真不懂這兩個同樣讚歎佛陀的名詞，有什麼不同？無上正遍知就是無所不知沒有超過這以上的了，既可稱無上正遍知，爲什麼不可說全知呢？「知」是體，「能」爲其用，有體則必能發生其作用；既有全知，便具全能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不但佛具全能，就是佛的弟子，一些阿羅漢們也無不具神通（萬能），可是佛又爲什麼常呵斥他的弟子，不准隨便顯通？他老人家自己又何以偶或示現不能呢？要知此非佛真不能，乃是示範後學不可依賴神通（即全能）而忽視了因果業報。這正是他老人家度衆的苦心，豈能就說他無能呢？今楊君既已承認佛陀是無上正遍知者，那麼問題也好解決了。

不過楊君硬要一口咬定說唐湘清君曾說過「佛是全知全能的神」，連該刊的主編先生，竟也不查查清楚唐君究竟有沒有說過這句話，跟在後面隨便附和着打妄語，真是阿彌陀佛！我相信楊君和慧石法師既是正式佛徒，總不該隨便亂說吧！也許是他們文理沒有弄清，誤解了唐君的意思，至於說佛因大師也誤解，是極可能的，只要請讀者去查一查，他們的大作中，前後經唐君曾說「佛是全知全能的神」的句子，竟有十一句之多，要是讀者不讀唐君在敝刊十八期的隨筆原文，真的被他們搞的糊塗了。以爲唐君真說過「佛是全知全能的神」呢！其實遍查唐君言論，祇確定說「佛是全知全能」。從未說過「佛是神」。明眼讀者當能了然。

覺刊的問世，與編者有着密切的一段因緣，但編者自從新創樹刊後，一向不願多費唇舌，說些與道不相干的話，徒增自己的煩惱，當然今後也一秉初旨，不願隨便多說，但唯一的懇求，希望該刊發行人兼主編者應認清時艱，努力於教內的團結工作，不要令讀者失望，則佛教幸甚！最後，敬祝您們幾位大德法喜充滿！

免的，筆者在少年，尙記得先父常以「自大爲臭」教誡筆者，但古來文人相輕，積習成習。好像世間唯有自己的學問最高，自己的見識最廣，什麼人都不及我。這樣的我慢習氣，請憑心說一句，誰又能說「我能獨免」呢！

第五是疑惑，世人多好猜疑，尤對佛理，多是猶疑不信；即已進入佛門，對佛知能，或者極樂世界，尙恃懷疑態度，由此可以想見，疑惑習氣的難改了。

前三種習氣又稱三毒，智度論卅一說：「有利益我者生貪欲；違逆我者而生瞋恚；此結使不從智生，從狂惑生；故是名爲痴。三毒爲一切煩惱根本」。大乘義章五本上也說：「此三毒通攝三界一切煩惱，一切煩惱，能害衆生，其猶毒蛇，亦如毒龍，是故喻龍，名爲毒」。此三毒合上後二種習氣又名五鈍使。這些都是思想上的錯誤，與生同來的習氣。

見解上的習氣，在佛學術語上稱做見惑；思想上的習氣，在佛學術語上稱做思惑。也統叫做煩惱。前者可以說是屬於理惑，因爲見解上的錯誤習氣，是由迷於無常、無我等真理，而起種種常、我等邪見所發生的。後者可說是屬於事惑，因爲思想上的錯誤習氣，是由迷於色聲等世間事物而起的貪瞋等妄情所發生的。

以上扯了一大堆，都只是說這一個「惑」字，也就是這業的由來。既明苦由業生，業由惑來，那麼若要離苦，便須斷惑，也就是必須斷除這些久積的生死習氣，方能不造作業；不造作業，才能脫離苦惱，但要如何方能斷惑呢？因篇幅有限，且待下期再繼續吧。

瑞成書局啓

本局出版之「心經釋要」，因作者要求自行校對一次，以昭鄭重，致未能照預定日期出版，一俟校好印好，自當分別妥寄，諸希諒鑒！